

# 踏着时代节拍与石头对话

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雕刻，缺的是欢乐。创作，是对大自然、对生活态度，是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欢乐。



▲ 鱼形砚，倾听远古的声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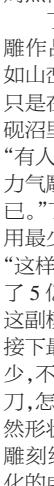
▲ 高山流水



▲ 粗看似荷叶，再看却是一只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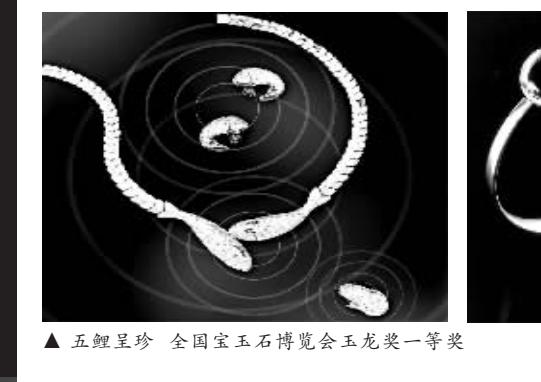
▲ 卧伏的玉兔



▲ 自然的潮汐，日夜交替



如意章 第六届上海首饰博览会礼品组一等奖



▲ 五鲤呈珍 全国宝玉石博览会玉龙奖一等奖



戒指浪



◆ 刘红宝 文/图

# 首饰设计与中国水墨

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元素，就看我们如何用心体会它，运用它，创作出『看上去很现代，骨子里很中国』的作品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国画，孩童的记忆是深刻清晰的，那时学的东西就像埋在灵魂深处，一辈子挥之不去。以至于后来我创作的首饰作品都有浓厚的国画韵味，题材也是花鸟鱼虫、自然景物。

我十几岁踏入首饰行业，从最基本的制作学起，一学就是好几年，现在想来是很有好处的。任何艺术创作，首先要掌握这门技能，从技能变成本能，以后才能自由运用，在首饰创作中“手”尤



▲ 戒指 似水流年

其重要，不但要画，还要做。但是光会画和做只是匠人，要懂得观察，用心体会，同样人人看东西，你能看到里面特殊的东西，融入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，从眼到心到手，贯穿始末这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。譬如在首饰创作中首先要读懂宝石，和它交流，然后通过巧妙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将它的美展现出来，这是一个首饰创作者的职责。在这方面郑板桥有段著名的话概括得非常好，他说，“眼中之竹不同于胸中之竹，胸中之竹不同于手中之竹。”眼中之竹是原始状态，胸中之竹是酝酿中的对象，手中之竹是艺术体现，在三者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艺术。

另外情感的表露也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好的作品除了表达情感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技巧了，这种情感是创作者的文化积淀。现在市场上的首饰传统和现代并存，传统的过于陈旧，年轻人较难接受；现代的又缺少民族特色。如何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呢？其实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元素，就看我们如何用心体会它，运用它，创作出“看上去很现代，骨子里很中国”的作品。（作者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）

走进丁伟鸣位于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白色小洋房3楼的办公室，悠悠的古琴曲迎面而来。丁伟鸣说自己最近正酝酿创作古琴系列的砚雕作品，“雕的是古琴，但我希望，别人看到它就可以知道这一件表现的是《平沙落雁》，那一件表达的是《高山流水》。”

屈指算来，海派砚雕艺术发展到丁伟鸣手里已经是第四代，其砚雕风格嫡传海派名家陈端友、张景安、陆天福一脉。当年，陈端友受到西洋绘画的启发，砚雕作品以写实见长，鸟兽虫草，雕来都是栩栩如生。同是海派砚雕艺术，丁伟鸣的作品却与前辈大师不同。“当年学的时候也是从写实开始，但海派砚雕，最珍贵的不是写实，而是创新。每一代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。倘若没有创新，只是固守着一种风格不肯变化，那就成了LOGO，而不是艺术。”因了这样的信念，丁伟鸣在每一件作品中求新求变，而他创作的灵感也来自这个时代的每个细节，甚至是周杰伦的流行歌曲。

丁伟鸣捧出自己新近的砚雕作品——但见整块端石起伏如山峦沟壑，全是天然的模样，只是在低洼处挖出浅浅的砚沼，砚沼里水波状的纹理浑然天成。“有人认为，我根本没有花多少力气雕琢，只是找到了好石头而已。”丁伟鸣说，自己追求的正是用最少的雕琢去完成一件作品。“这样的石头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5亿年，大自然将它们锻造成这副模样，我只是从大自然手里接下最后一道工序罢了。”用刀少，不等于偷懒。在哪个位置下刀，怎样让人工雕琢与石料的自然形状珠联璧合，靠的是几十年雕刻经验的积累以及同自然造化的虔诚对话。

丁伟鸣说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雕刻，缺的是欢乐。创作，是对大自然、对生活态度，是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欢乐。

（丁伟鸣为上海工艺美术大师）